

晉記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蕭山郭 倫撰

前涼

張軌 張寔 張茂 張駿 張重華

張曜靈 張祚 張元靚 張天錫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祖烈，魏外黃令。父溫太官令。軌少好學，與同郡皇甫謐友善。隱於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除太子舍人。累遷征西軍司。永寧中，天下多難。軌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策而喜曰。

此霸者之兆也。於是求爲涼州。拜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擊之。斬首萬餘級。威行河西。以宋配陰。充氾。暖陰。澹爲股肱謀主。立學校。置崇文祭酒。春秋行鄉射之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曰。天下方亂。避難之所。惟涼州耳。張士彥。殆其人乎。顓頊犯闕。軌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趙戶。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皆以詠爲証。詠念理無兩直。自刎而死。參賢聞之愧而相釋。軌求祭其墓。

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爲寇使宋配擊斬  
拔能俘數萬口威名益振惠帝使使加軌安西將軍  
封安樂鄉侯邑千戶遂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  
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因地有龍形名之曰卧龍城  
永嘉初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使中督  
護氾瓊率衆二萬伐稚先遺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  
守宜戮力勤王而卿乃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  
伐叛然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卿若單馬軍門當與卿  
共平世難耳稚得書投軌使使於南陽王模模遺軌  
帝所賜劍曰隴西征伐相委如此劍矣王彌寇洛陽

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鯤、陰濬等率州兵擊之。又敗劉聰於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天下涼州鴟。若寇賊，消鴟。若翩翩，怖殺人。詔進封西平郡公。不受。當是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不至。軌獨遣使貢獻歲時，弗督。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軌別駕麴晃遣使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軌龕將受之。其兄不可。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土。汝何德以代之邪？」晉昌張越涼州大族也。識言張氏霸涼，自以爲應之。以隴西內史託疾歸河西。陰圖代軌，使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祛上疏。

更請刺史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治中陰澹馳長安。割耳盤爲軌訴枉。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踰折鎮檄勒兵戒嚴。而武威太守張璵亦遣子坦馳詣京師上表畱軌。會軌子寔自洛陽歸。以爲中督護率兵擊鎮。復使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勸鎮降。鎮乃委罪功曹魯連斬之。流涕歸寔。張坦至則京師。帝優詔勞軌。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率尹員宋配以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迥。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驥據長寧。祛使麴晃拒戰於黃阪。寔詭道出浩亹。戰於破羌。斬祛。

及牙門田囂。軌使治中張闖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於京師。令有司推詳立州以來有清貞嘉遯。碩學著述。殉義忠諫。與權智雄勇爲時除難。又詔安誤主者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傅祇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饑匱。軌卽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綁布三萬匹。使使進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封霸城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逼洛陽。使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入衛。旣而京師陷。斐等皆沒。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置武興晉興二郡以居之。聞秦王入。

關乃馳檄關中以兵七萬期仲秋會於臨晉秦王爲  
皇太子遣使拜軌驃騎大將軍秦州刺史裴苞東羌  
校尉貫與據險斷使而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  
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太守趙彝東應裴苞使  
寔擊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陝西大敗之苞  
奔桑凶塢愍帝卽位進司空涼州自泰始中荒廢人  
不用錢裂布匹爲段數縑布旣惡雖市易而不任衣  
用軌知其弊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劉  
曜寇北地使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  
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固辭軌在州

十三年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宏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奉朝命表應子寔爲世子卒年六十謚曰武公

寔字安遜初以秀才爲郎中永嘉初請從父於涼州改授議郎以討曹祛封建武亭侯尋進福祿縣侯建興中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立寔愍帝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勳西夏頃胡寇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方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維

爾雋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聞宏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趙奭。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畢賀。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此非人臣所宜畱也。因獻於京師。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愧瑾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故疑丞輔弼。所以補闕而拾遺也。今事無巨細。悉

由獨斷謬闕則下無分謗宜偃塞聰明與衆共之不然羣僚將畏威而面從若惡專歸於上雖賞以千金亦終無言也寔善之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及名馬方珍於長安劉曜入寇愍帝將出降夜見公卿密使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齋詔授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寔以天子蒙塵不拜寔叔父西海太守張肅聞京師危逼年七十矣請爲先鋒擊曜寔以年老弗許旣聞京師陷悲憤而卒寔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閭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璞次南

安。而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闐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而涼州獨全。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言其晏安而無事也。陳安叛。保逼上邽。南陽王遣使告急。使金城太守竇濤率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而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都尉。

張說曰。南陽王忘國恥而妄自尊大。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天眷。有晉肇基江表。宜勸卽尊號。以杜覬覦寔。乃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是歲元帝卽位於建鄴。改元太興。寔所稱建興六年也。陳安之去保也。氐羌應之。保窘遷祁山。未幾又爲劉曜所逼。遷於桑城。將謀奔寔。寔使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實禦之也。保薨。衆潰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驕。時民謠曰。蛇利砲。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京兆人劉宏客居天梯第五山。以左道惑衆。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沙

崔氏

春秋作涉

牙門趙仰

崔氏春秋作卽

宏鄉人也。宏謂之曰。天與我

神璽。應王涼州沙仰信之。陰與寔左右謀殺寔而奉  
宏。寔弟茂知之。密使牙門史初殺宏。沙仰不知也。以  
其夜弑寔。寔在位六年。是爲元公。子駿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初爲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被弑。州人推  
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以未奉朝命。但稱使持  
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  
守。西平公。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築靈鈞  
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嚴會夜叩門呼  
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

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實勞民，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鯈諫曰：今世難未夷，不宜崇飾臺榭。且比年來衆務覺日奢於往矣。而今益甚之。百姓其謂明公何？茂曰：吾過也。乃命止役。明年趙王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陰鑒於桑壁。戎卒共二十餘萬。臨洮人翟楷石琮遂令長以縣應趙。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請斬之。岌曰：汜公糟粕書生，不知大計。且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劉曜，旰食有年矣。今劉曜自至，羣情瓦解，遐邇之情，仰繫明公力，雖不敵。

勢不可以不奮也。茂卽出次石頭以參軍陳珍爲平虜護軍。卒卒騎禦之。茂謂珍曰。曜若以精騎奄尅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至。則計將安出。珍曰。趙兵雖多。皆氐羌烏合之衆。恩信未洽。安能曠日持久。與我爭衡哉。雖然。彼衆我寡。明公何不遣一介之使。暫屈求和。彼必欣於得名。是不戰而自退也。彼受其虛名。吾陰杜後患。公可高枕而臥矣。趙諸將爭欲濟河。劉曜曰。吾軍困疲。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威聲震之。若出二旬。而茂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曜大悅。拜茂太師。封涼王。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

別駕吳紹切諫。茂曰。王公設險。武夫重閉。昔亡兄怛  
然失身於物。且忠臣義士。豈不欲効節義於亡兄哉。  
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資育。無所施其勇耳。乃卒爲之。  
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豪右屏跡。威行境中。永昌初。  
使將軍韓璞。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太寧二年卒。  
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  
今雖中原大亂。皇輿播越。汝當謹守臣節。吾遭擾攘。  
之運。承先公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然官非王命。  
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哈入棺。  
無用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四年。是爲成

公茂無子，駿嗣。

駿字公庭，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性淫縱，好夜微行於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矣。初愍帝使者黃門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趙遣使拜駿涼王。駿使參軍王騭聘趙。趙王曜謂騭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趙侍中徐邈曰：「君來聘上國，而曰不能，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邱之會，驕。」